

时事) 透视 温长明

让西方理解中国的中立第三方

1898年2月15日，美国战列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当时，古巴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而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主要是由于古巴争取独立的斗争。没有证据显示西班牙须对缅因号的沉没负责；然而，缺乏证据并没有阻止美国报纸争夺眼球。《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和《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具煽动性和偏颇的报道，点燃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火焰，催生了“记住缅因号（Remember the Maine）”的流行口号。

战争随之爆发。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缅因号事件的后果警示我们，偏颇和煽动性的报道是如何导致国家间双边关系破裂的。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一直存在固有的偏见。中国政府被视为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些偏见在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美国必须征收贸易关税的指控，以及最恶劣的，冠状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毫无根据说法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要弥合日益扩大的中西分歧，西方世界须对中国有更细致入微的解读。

新加坡与西方和中国的密切关系，让我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更中立地向西方世界解释中国。

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新加坡大部分人口的祖先来自中国，主要是福建省和广东省。这些新加坡华人长期以来一直帮助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时，新加坡出生的慈善家章芳林曾捐献巨款，帮助福州抵御法国的侵略。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后，陈嘉庚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为中国抗日筹集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日英雄林谋盛作为136部队的一员，潜入被占领的马来亚。但他却被日军抓获并折磨至死，中国国民党政府追授他少将军衔。曾就读于新加坡的养正学校（Yeung Ching School，即现在的养正小学（Yangzheng Primary School））的冼星海，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创作了《保卫黄河》。中国的学童至今仍在学唱这首歌，并由郎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

然而，这段历史并不意味着新加坡本能地与中国保持一致。事实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一直支持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共产主义叛乱。结果，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对被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团体持怀疑和敌视态度。在这一时期，尤其是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依靠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来保障军事安全和经济增长。直到中国在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并停止支持本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后，新加坡和中国才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

新加坡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基于它须要平衡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因此，新加坡对中国的报道，没有将

新加坡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新加坡可以私下向双方提供私人且保密的建议，以增进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不是公开哗众取宠。

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盟友的偏见。

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联合早报》在中国大陆各地，以及台北和香港都有讲华语的特派员。通过刊登来自中国大陆各地，以及香港和台湾的中英

文评论，《联合早报》提供了有关中国的多元化视角。《联合早报》的报道受到西方和中国的批评，这证明了它的相对中立。2023年7月，《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联合早报》附和中国的宣传。另一方面，中国媒体评论员则指责《联合早报》“学美国当起教师爷，教中国政府做事来”。同样，新加坡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一定会接受由西方鼓吹、在美国及盟友中盛行的中国威胁论。

尽管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发展，但新加坡仍与台湾保持着密切的非官方关系。因此，新加坡可以在管理台海两岸关系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要实现和解，新加坡是启动谈判的理想地点。

新加坡已成为台海两岸官员和政界人士会晤的中立场所。2015年11月7日，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新加坡可以作为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官员会晤和谈判的中立场所。在美国，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都会伴随着激烈的言辞，就如我们在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台北的不明智访问期间所看到的，而这种言辞将不会在新加坡出现。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洛斯（Melos）的命运就充分体现小国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消极中立的危险。米洛斯拒绝放弃中立，转而支持雅典，导致它在被雅典军队攻陷后，人民遭到大屠杀。新加坡不存在遭受米洛斯命运的真正危险。人们希望，各方更理智的政界人士和军人不会把事情推向绝境。然而，处于大国竞争夹缝中的小国，仍然容易受到贸易禁运、网络攻击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

新加坡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新加坡可以私下向双方提供私人且保密的建议，以增进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不是公开哗众取宠。与此同时，为了对抗西方社会危险的无知和日益上升的反亚裔偏见，新加坡人不应害怕直言不讳。

像新加坡这样的中立、细致入微的声音，可能有助于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律界有一句至理名言：倾听对方的意见（audi alteram partem）。在西方媒体和公共知识空间制造的巨大回音洞穴中，这种细致入微的声音至关重要，而新加坡就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发出这种中立的声音。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李光前客座教授
本文原载亚洲和平项目网站，该项目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院为促进亚洲和平而发起的一项倡议
黄金顺译